

江苏古籍出版社

周勛初文集

九歌新考

《韩非子》札记

韩非



1

九歌新考

《韩非子》札记

韩非

周勋初文集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勋初文集/周勋初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9

ISBN 7-80643-402-X

I. 周... II. 周... III. ①周勋初-文集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163 号

周勋初文集

著 者 周勋初
责任编辑 王华宝 吴 迪 倪培翔 王 剑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如东印刷厂 邮编 226400
开 本 大 32
印 张 104
字 数 2 60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402-x/I · 34
定 价 150.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周勋初近影



▲ 1957年，祝贺胡小石导师、杨秀英师母七十大庆合影。

▼ 1992年，程千帆教授、周勋初教授与部分博士生合影。





▲ 1991年，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的
“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

▼ 1994年，《全唐五代诗》六位主编在河南大学合影，左起陈尚君、
傅璇琮、周勋初、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





▲ 1994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讲演后与清水茂、兴膳宏、小南一郎、川合康三、横山弘等教授合影。

▼ 1998年，主持第四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





- ▲ 1997年，偕家人赴美国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访问美国唐代学会会长艾龙教授。
- ◀ 1996年，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时摄于胡适墓前。
- ▼ 1999年，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颁发“优秀学科带头人”奖状。



④ 因之抄本实为多，古例
 文学常论定 唐代笔记小说的校勘问题
 续示尔等 明办周亮
 (记明有版)

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作为一个文明
代就就有系统的历史记载，并有数量众多的文献。^①
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历经岁月的冲刷而终得保
朝的重视保存文献有关，也与历代文士的重视
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等人开始合门别类；
历代正朝中都有一些杰出的学者曾在这一脉
清代学者的成就更为辉煌。一些著名的朴学
得了丰富的成果，^②并开始构建有关理论的
理论训练的学者进一步作了总结，使朴学
完整理论体系的科学。它制订了“
导人们循序渐进地学”
由于

.....王赧时，东、西周分治。

如雪
地生
香
郭缘生《述征记》都人力
之也，这说古人焚解，为
真如的
一语也？实州村女子
寒指
成
汉书·古今人表于尊
子”是见其用墨色所
。这种记载与《韩

化生记·六国

任解) 引後曰:

姓名 胡仁明

周頌·載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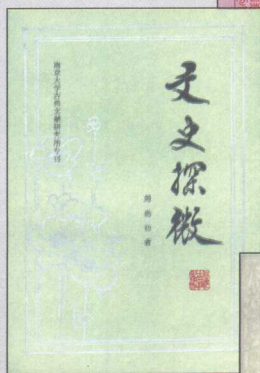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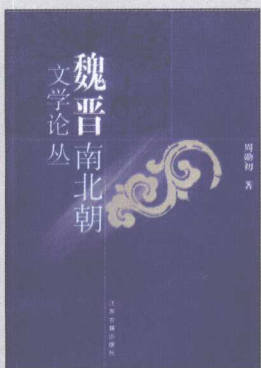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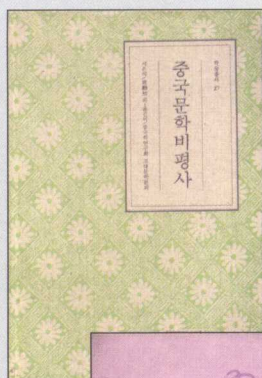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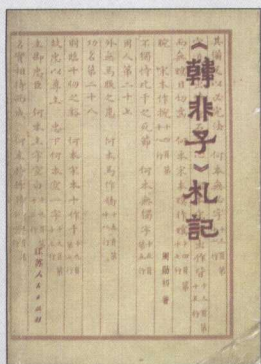
... (C) ...

[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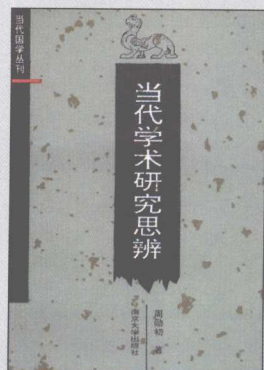
《人紀》《物類》曰：「秦人號忌，秦
國在西方，曰：『天神者為天一，大一在曰
王母。』若天者以春秋始於一在南部，用
左傳，七月，曰：『陰，井八通。』鬼道。新秦
天子令女親立其刻長安南部，為秦祠以
思之。」

按方氏好惡之他 ~~地~~ 甚多，中有以龍而為
、南帝，此是秦口《人紀》曰：《地紀》曰：龍山陽
即有尊皇，因環注曰：「湯所都，其他即西北是

- ① 胡小石教授《九歌新考》批语
- ② 洪诚教授《〈韩非子〉札记》批语
- ③ 孙望教授《高适年谱》批语
- ④ 程千帆教授《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批语



周勋初教授部分著作书影



周勋初教授部分著作书影

前 言

《周勋初文集》即将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重读旧稿，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师长的教导，朋友的帮助，家人的支持，终身难忘。南京的气候向称恶劣，夏日的酷热，冬日的严寒，加上前半生政治上极左思潮的高压，常使人感到窒息。我读书反应慢，写作笔头慢，在外部环境差的条件下完成这几册文字，也可说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因为长期充当使用对象，不断应付突击任务，因此开的新课多，写的东西五花八门。今日编纂《文集》，考虑到读者的需要，作了一些归类。现将分册的内容，结合我个人的发展历史，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第一分册，内收《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8 月出版）、《〈韩非子〉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出版）、《韩非》（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出版）三种。

这三种书的研究对象都属先秦学术。

我在 1956 年考回南京大学，从胡小石师进修副博士研究生课程。小石师告诫，读书要从小学入手，学习几部先秦的经典。因为中国学术源于先秦，人们对此如果缺乏认识，也就是所谓基础不好，日后发展必然会受影响，一些重要的传统观念不知所出，甚至

连中国古代几个主要的学派都分不清楚。因此,在小石师的指导下,我学习过《说文解字》和甲骨、金文,也读了《左传》等几部经典。这些对我后来的发展确有很大的帮助。

小石师为楚辞名家。我在大学四年级时听他上文学史课,学习比较认真,为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1959年当研究生时重听此课,产生了一些新见。当时想作神话方面的学位论文,正在读《山海经》等著作,但系里因工作需要,叫我立即中辍学业,去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想到日后怕难再回到先秦文学上来,遂抓紧时间,写下了《九歌新考》的初稿。书中的论点,很多地方发挥师说而成。小石师读书神悟,而不轻于著述,他往往只提出一种看法,而不作详细的论证。我在他的启示下,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形成一些论点,自信前人从未提出过。从目下学界的情况来看,日后怕也很少有人会形成同样的观点。这是我秉承师训,从先秦学术入门,写成的第一部书,因而一直敝帚自珍。

《〈韩非子〉札记》的写作纯出偶然。“文化大革命”中沦为贱民,一直荒废年华,后因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接受了编写法家著作《韩非子新注》的任务,出于工作上的需要,我才被吸收进编写组中。趁此机会,我熟读此书,并对先秦诸子也涉猎了一番。自觉对先秦学术加深了认识,读古书的能力也大为提高。在此期间,我还读了不少清人的笔记,想到也可采用这种方式对《韩非子》中的一些问题进行阐发,因以《〈韩非子〉札记》为名,编辑成册。这种写作方式比较活泼,内容不拘,只要有点滴心得,即可铺写成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论是文、史、哲方面的新见,抑或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一些实际知识,都可兼收并蓄,融合渗透。后来我把个人坚持的这一治学特点称为综合研究。目下学术界分工过细,文、史、哲泾渭分明,少见综合之作。或许我的这一《札记》在《韩非子》研究领域中别具一格,因此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获得了一些赞誉,拥有不

少读者,还认识了一些同好。

1984年前后,我应江苏古籍出版社之约,写成《韩非》一书。这是一本通俗读物,但我将编写《韩非子校注》和《〈韩非子〉札记》时的一些心得体会分别写入,也可说是具有学术价值的吧。其后我还为儿子周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韩非子选译》一书作了修改和加工,也花了不少时间。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这也可以说是“韩非子研究”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吧。

第二分册,内收《张鹭〈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十三篇)》、《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三种。

或许我还应对先秦学术再下些功夫,但形势不容,1959年改为助教,立即投入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的教学工作。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已发生分裂,中国高举反对“苏修”的旗帜,要求肃清一切流毒。周扬号召建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才走红起来,《文心雕龙》一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可我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罗根泽师因健康的原因已难再上讲台,系里这才让我临时应急,驱赶入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领域。

教过文学批评史的人都知道,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对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的学术加以特别的注意。鲁迅说过,中国到了这一时期才进入文学自觉的时代。其时产生过不少理论家,出现了好几种重要的理论著作。像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是文学批评史领域中的“经典著作”,凡是讲授这一课程的教师必须先对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学术中沉潜一番。对此我自不会例外。

我早期写成的几篇论文,如《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文赋〉写作年代新探》等,都是在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过程中有所发现而取得的成果。1998年,我在台湾清华大学教书时,听到该地学者说,我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领域中作出的成绩还是不差的,但有的文

章可不易看到。回南京后,就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商量,得到他们的支持,将我在这一时段内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出版了一本《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这次出《文集》,他们建议将《论丛》列为第二分册。于情于理,应该这么做。但我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是从《文史探微》和《文史知新》两本论文集中抽出来的,如果列入《论丛》,也就要把两本论文集拆得七零八落,而我又很重视论文集的单独行世,因而最后还是放弃了《论丛》的编入。无法两全其美,只能舍彼求此,这是一个很遗憾的决定。

为了显示我的发展历程,第二分册中收入了《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也收入了自60年代起即已开始草拟的《〈文心雕龙〉解析(十三篇)》。后者为一份讲义,80年代也一直在使用,同学反映尚好,认为可以帮助自学。我不取目下讲授《文心雕龙》时竟采西方理论阐述中国固有文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而是力图再现《文心雕龙》的本来面貌,分清章节层次,掌握理论展开时的脉络,并注意骈文特有的表达方式。在读通原文的基础上,再作简要的阐发。我所追求的,是帮助同学读懂原文,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这样做,真所谓“卑之无甚高论”。但我以为必须先作这一层读通原文的工作,才谈得上“研究”二字,否则,任你讲得天花乱坠,或许与刘勰的原意风马牛不相及。正像陈寅恪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所说的:“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应该把他下面的一句话变换一下,“此弊至今日之谈《龙》学而极矣”。

但在这种讲义中有一个问题难于解决。《文心雕龙》中的文字异文很多,如果加上校勘,虽能增加学术分量,但对刚入门的人来说似无必要。而且多歧亡羊,有时反而使人无所适从。因此,我在正文中每采择自以为可信的一种文字,而不再附加校勘记。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多次重印，韩国还有译本，台湾、香港和韩国还都出现盗版。此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许多大学都曾用作教材和主要参考书，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次印入《文集》，用的是辽宁古籍出版社的版本。

第二分册中收入张鹭《文士传》辑本一种，则是一种尝试。我总觉得，做辑佚工作，不光是搜集资料、进行排比的问题。如何将零乱残佚的文字编排有序，既能恢复原书的面貌，又能保存各种不同来源的文献的本来面目，这才有利于阅读与研究。因此，辑佚的人首先就得注意设计一种切合此书的体例。目下已有一些书的索引问世，比之前人，工作容易做得多了，但要完成一种佳制，也不容易。我经过这一番尝试，也知道了一些甘苦。此文首先发表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编的《古典文献研究》（1989—199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第三分册，内收《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文史知新》两本论文集。

《文史探微》收入了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一些论文，《文史知新》则收入了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的一些论文。前书收入论文十六篇，后书收入论文二十一篇。前书中的《柳理〈刘幽求传〉钩沉》、《唐语林原序目考辨》二文，后又移入《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一书，所以《文史探微》之中现存十四篇。

这些论文，上起先秦，下至晚清，时间跨度很大，但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和清代。讨论的内容，主要为文学，但也不限于文学，时而涉及其他学科，因此均以“文史”命名。我在《文史探微》的《后记》中阐明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写作论文，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有人采择某种西方的新理论，再拿古代的一些材料去印证，也就成了一种新说。有人从早期出版的一些著作或报章杂志中发掘论点，改头换面，以新的语气陈

述，也就成了一种新说。有人综合各家之说，成为一种新说。有人在前人提供的材料之外再增加几条材料，也就成了一种新说。我秉性迂拙，写作论文时，总想提出一些新的论点，而不取取巧的态度。限于个人的条件，自知水平有限，但看到还有一些论点出于个人的独立思考，也就感到一丝快慰。这也可以说是不负所学吧。

这些论文，不少是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而准备的。我因涉及的学术领域较广，时而应邀参加各种不同性质的会议，写作各种不同内容的论文，颇感应付为难。但我勉勉从事，坚持以文会友。我也不喜欢与人合作，因为单篇论文应是个人的读书心得，反映的是个人的独特体会，不太可能与人雷同。这两本书中的文字，没有一篇出于他人之手。

《文史知新》一书，原已送辽海出版社审读，且已列入出版计划。今为编辑《文集》，取回原稿。但对他们的盛情，还应表示感谢。

第四分册，内收《高適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诗仙李白之谜》（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11月出版）、《唐诗文献综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三种。

我自“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学习唐诗。之前忙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严格遵守计划经济下的教学秩序，从未进入其他教师负责的领域。那时天下大乱，清规戒律减少了不少。由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出现，教师才获恩准可以阅读古书，尽管其时自置的书已悉数上缴，家中仅存雄文四卷，但我还是利用形势研究李白与杜甫的友人高適，写下了这部《高適年谱》。

我个人体会，研究唐代文学比较容易入门。因为有关的各种基本文献比较配套，不论从事考证，还是从事阐发，都有大量的资料可以分门别类地供利用。一些基本的资料，如《郎官石柱题名考》、